

三三
诗意成长
小说

SANSHISAN ZHI
HEI SHANYANG

sansan

三十三只

黑山羊

shiyi

chengzhang

xiaoshu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冰心儿童文学奖

获得者



三三

(著)

用诗意
勾勒纯美清逸的
童年时光

青岛出版社

三十三只黑山羊

一一一

(著)

SANSHISAN ZHI
HEI SHANYA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十三只黑山羊 / 三三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6.8

(三三诗意图成长小说)

ISBN 978-7-5552-4465-3

I . ①三… II . ①三… III .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1859号

书 名 三十三只黑山羊 (三三诗意图成长小说)

著 者 三 三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68068026

策划组稿 谢 薇 梁 唯

责任编辑 丰雅楠 王龙华

特约编辑 常笑予

全文插画 琪里路

封面设计 乔 峰

版式设计 滕 乐

制 版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 (890mm × 1240mm)

印 张 8

插 页 8

字 数 160千

印 数 1-10000

书 号 ISBN 978-7-5552-4465-3

定 价 22.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4006532017 0532-68068638



contents
目录

- | | |
|-----|-----------|
| 001 | 一只与肖恩同岁的鸡 |
| 025 | 爸爸离家出走了 |
| 041 | 梦里游鱼 |
| 058 | 牡蛎人家 |
| 073 | 苜蓿坡 |
| 086 | 秋风的墓园 |
| 103 | 缺根筋的父亲 |
| 113 | 二毛子 |
| 127 | 男子汉成长记 |
| 143 | 三十三只黑山羊 |
| 171 | 告密者 |
| 193 | 合堂课 |
| 218 | 与大师共进午餐 |



一只与肖恩同岁的鸡

O1

外婆家的房子，就在那一片桑梨林里。

每年的春分一过，那些桃树、桑梨树一呼百应，哗地一下全开花了，到处是粉嘟嘟、白皑皑的一片。吸一口气，胸间满是甘冽与芬芳。那浓郁的香气总是让我犯困，有时玩着玩着，人就歪在一棵树上睡着了，手里还握着一只没啃完的甜桑梨。醒来时，我已经在外婆家暖和的炕头上。每次总是我的小舅背我回家，再看他，正在旁边打呼噜呢。有时，他也会自己跟自己下着棋，耐心地等我醒来。

秋天最好玩。周围的庄稼刚刚收割完，那些平日里被

我们称为“田野精灵”的灰野兔，便躲藏到林子里来了。我和小舅像终于找到了正经事干，腰里别上弹弓，怀里揣上干粮，像两个身怀绝技的猎人（虽然透过树隙，就能望见外婆家的红色屋顶），每日在林子里游荡，寻访野兔的踪迹。一有风吹草动，警觉的猎人便握紧手中的弹弓。野兔总是在人不设防的时候突然现身，一个亮相，又闪电般疾驰而去，消失在点缀着野花的矮灌木丛里。即使高明如小舅般的猎人，也难展身手。整个秋天，我和小舅终日与梦中的对手在林中周旋，其乐无穷。

如今，那些好时光一去不返。

我的小舅，我妈妈同母异父的弟弟，我昔日狩猎的好伙伴，虽然只比我大四岁，自打他上了中学，脸上长满了此起彼伏的青春痘，便迷上了诗歌与烹饪，再也不和我这“毛孩子”一起玩啦！

也许诗歌和烹饪跟这事说不上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妈妈说那是青春期的短暂症状，说这话时，她还调皮地向我眨了眨眼睛。我始终没弄明白这话和那眼神是什么意思。如果说我有什么东西已经明白无误的话，那就是——我无比伤感地意识到——他再也不愿和我一起玩了。即使在外婆的威胁下（“带肖恩去林子里玩一会儿，否则别吃饭！”），

你也会看到这样一幅场景：树上一个，树下一个。当我看到一个隐藏得很好的知了洞，大声尖叫起来，以期引起他的注意，他也只是微微从书本里移开些许目光，向下投来不以为意的一瞟，又接着躺在树杈上读他的诗歌了。

他有一个带锁的抽屉，在我们合用的那张写字桌的靠近他右胳膊肘的地方。每次，他总是狡猾地等我上床睡觉以后才轻手轻脚地打开它。这诡秘的举动，为那个抽屉涂上了几笔神秘的色彩。有时趁他不注意，我摸着那有着铜金火炬图案的锁头，心想，这里面藏着什么秘密呢？探究的念头如一头蠢蠢欲动的小兽在胸口乱拱。终于有一天，我让自己早早上床，佯装睡着了，继而在一阵轻微的鼾声后，装作被他沙沙的翻书声惊扰，来了个憨态可掬的婴儿式翻身，并适度地发出一串“咯吱、咯吱”的磨牙声。在暗暗陶醉于自己的表演才能的同时，我让被角和眼皮同时撩开一条小缝，窥视着小舅映在墙上的晃动着的巨大影子。这时，只见他走到壁橱前，从拉门的玻璃凹槽里取出钥匙，打开了那个神秘的抽屉。我记下了那个藏钥匙的地方，然后，带着不可告人的微笑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趁他上晚自习的时候，我在壁橱拉门的玻璃凹槽里找到了那把钥匙，伴着咚咚咚的心跳，打开了那个

神秘的抽屉。我看到一个蓝绸子皮的记事本，几张一元的纸币，一支我爸爸送给他的英雄牌钢笔；另外，还有一张初三（2）班全体同学的合影，照片不知为何被人为地挖出了两个洞。但是没过一会儿，我就找到了答案——在那本蓝绸子记事本里，我发现那被挖去的两部分，被人为地合在了一块：一个不用说，是我那小舅；另一个嘴角抿得很紧、瞪着大眼睛冲着镜头笑的，是个漂亮女生！并且，我不费劲就认出来，她就是学校食堂厨师长的女儿。我翻着那本蓝绸子记事本，在夹着一张真皮书签、散发着好闻的皮子味道的一页，读到了下面的诗句：

啊，LR，

你玫瑰色的脸庞照亮了我的心房。

——笑话我吧，

但是不要收回你的光芒。

远远地驻足、倾听，

暗暗倾慕。

你这与月亮争艳的女孩，

花儿都没有你芬芳。

“你玫瑰色的脸庞照亮了我的心房”，哈，笑死我了。我锁好抽屉，将钥匙放回原处。我决定不露声色，一旦他把我给惹急了，我就把这个秘密——他这条小辫子——给揪出来。在这之前，我要一如既往地每天睡觉、吃饭，仍然谦卑地喊他小舅。

暗暗倾慕厨师长的女儿，可不可以说，这就是他迷上烹饪的最深层的原因呢？我不敢肯定。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他疯狂地爱上了烹饪。过年时，我妈妈给他的压岁钱都被他换成了烹饪书，什么《美味佳肴大制作》啦，《美食家》啦……一大摞，没事儿他就捧在手里琢磨。我的压岁钱只花去了个零头，买了只水母风筝，一把带驴头的小刀，剩下的都让外婆给我存着呢。如果小舅没钱用了，我想我倒可以借给他。小时候吃苹果，他那只总是眨巴眼的工夫就进了肚子，我总是小口小口地吃，我知道，他吃完后，定会涎下脸来求我给他咬上那么一两口。我巴不得他会这样呢！

现在，他简直成了个烹饪狂，看见什么都想把它做成美食：树上结的桑梨、槐豆荚，地下爬的蜗牛、知了……经他的手一弄，像变戏法似的，多么寻常甚至丑陋的东西转眼间都能成了一道美味佳肴。一次，他不知从哪儿弄来

了一笼子蝈蝈，煨在灶上，等闻到香味，一只一只扒出来，就着馒头吃，那个香啊，而且很下饭。

每次他埋头琢磨菜谱，那兴奋劲一上来，反扣下书满屋子咚咚咚地走，还摩拳擦掌的。若不是外婆有言在先，家中仅有的三只鸡早不知被他杀了多少遍啦。“等着吧，哪天我要做只鸡给你们瞧瞧。”小舅盼着杀鸡，我等着吃小舅杀的鸡，在这件事上，我们俩意见空前的一致。当这话被他热血沸腾地说过多次以后，它已成为我寻常日子里少有的盼望之一。

“你长大了要当个厨师吗？”一次我问他。他没抬头，正手口并用、一心一意地对付一颗刚刚从后山坡挖来的野山姜。我猜，也许他羞于回答呢。我认识的小孩子，不是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就是一名画家，你想，谁听说过有人把成为厨师当成理想的呢？

02

这些日子，小舅忙着期末考试，再也无暇鼓捣那些吃的玩意。我那可怜的、被小舅的厨艺宠坏的胃正愈来愈频

繁地被一条馋虫光顾。直到有一次写作业时，我发现一张张演算纸上，被我画满了一只只烧得油光闪亮、还冒着热气的烧鸡，于是，我稍稍调整了一下情绪，走到外婆的房间，一声不吭地坐到椅子上，将下巴颏搁在桌沿上，直瞪瞪地望着桌上爸爸妈妈的照片发呆。

外婆脸上架着一副眼镜，正一门心思地做着她每天做不完的针线活儿。

“外婆，爸爸妈妈怎么还不来接我呀？他们是不是不要我了？”说到这儿，我的声音微颤，楚楚可怜，自己倒先给打动了。

外婆一见这阵势，忙扔了手中的活计，慌手慌脚地将我这可怜的“弃儿”揽进怀里。“噢，可不能这样说！他们多忙啊，又要上班又要上课……要不这样吧，晚上外婆带你到大舅家，给你爸爸妈妈打个电话。”

我摇头。昨天我刚给妈妈打了电话。

“那么，让小舅带你去看电影？”

我暗暗地撇撇嘴，他才不愿意带我去呢，老想甩开我，害我在后面一溜小跑，甭提有多窝囊了。

“买支枪怎么样，嗯？”

商店里就那么几支破玩具枪，从来不进新货，每天放

学后我都拐进去玩上一会儿，早给我玩腻了。

“你想吃什么，告诉外婆，糖还是点心？”

差不离了！我摸索着外婆衣服上的扣子，没摇头也没吭声，鼓励外婆接着问下去。

“桑葚？”

我装模作样地嘟起嘴巴，作沉思状，心里在为外婆加油：再接再厉，往下问！

可怜的外婆想了半天，忽然茅塞顿开，她一拍大腿：“对啦！过两天你小舅考完了，要不，让他杀只鸡给你吃？”

唉，真不容易，我就等这句话呢！我努力不让自己高兴得蹦起来：“哪只？老芦花、愣头青还是金大嫂？我去告诉小舅！”我顿时来了精神头，挣脱外婆慈爱的手臂，一个箭步冲到院子里。

03

什么？那只老芦花鸡，它和我同岁？

小舅，这个成天故作深沉的家伙，眼下正像个傻瓜似的笑倒在椅子上，他脖子里的喉结随着笑声上下滚动，怎

么看都像鸡身上的某个部位（鸡嗉子），甭提有多难看啦！

可是紧接着，我发觉我身体里也开始发出一阵类似抽筋般的笑声。

那只老芦花，我是说那只和我同岁的鸡，给我们笑毛了，咕咕咕地一直在原地兜圈子，还不时伸直脖子同其他两只鸡交换眼神。后者飞到篱笆上，远远地惊惶未定地望着我们。

接下来，我的笑声像风扇的叶片慢慢地停止了转动。这可能吗？我开始对这件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你想，一只活了十年的鸡，这可能吗？我揪住外婆的后衣襟，跟在她身后一个劲地猛问：“是真的吗？外婆？是真的吗？”

“我还哄你怎么的？你刚落生那会儿，还是我从集市上买的，一块钱十个毛茸茸的小鸡娃呢！”外婆一本正经地说。

我瞧着它，一身花袍未免有些旧了，毕竟穿了十年；腿脚好像也不是很灵便，走路有些蹒跚。它的耳朵很背，我用小葱的叶子做了一个单音符的口哨，吹到第三声才得到它的注意。它伸直脖子，凝神倾听，眼睛眯缝着，老眼昏花地一眼一眼朝我望过来。

趁它望着我的那当儿，我丢了一个葱叶在地上，等着它过来吃。它用那双不好使的眼睛对着地上的葱叶瞅了好

半天，这才决定将嘴凑上去，一下一下啄起来。

唉，它真的是太老了。

外婆说它和我同岁，想必它已见过我小时候光着的屁股，还见过我晃晃悠悠地学走路的模样。说不准，我们还互相抢过食呢！

它在我脚边悠闲地踱着步，不时抬头看我一眼，以此表达对我的信赖与亲近。可怜的鸡，连撒娇都不会，如果是猫狗，早就腻上来了。难怪鸡总是被人杀来吃。

我知道，三只鸡中，愣头青和金大嫂是下蛋的功臣，是我们全家补充营养的重要来源。只有这只老芦花鸡，又老又没用，从它下最后一个蛋到现在，已经三年了。而且，它还犯有间歇性哮喘病，一到春天，它的气管就像只破风箱似的发出一种令人难受的声音。最要命的是，这只鸡晚上老说梦话，一次竟把小舅惹火了，因为它在梦中喋喋不休说个没完，说什么也不肯停下来。直到小舅对着窗外大喊了一嗓子：“闭嘴！”它这才乖乖地闭嘴了。

如果说这次该吃掉谁，我心里非常清楚——非它莫属。

吃一只和自己同岁，没准和自己一块儿长大的鸡，一想起这事我就浑身不得劲儿。这事我干不来！

思虑再三，我准备去告诉外婆，不想吃鸡了，没胃口。

前几天馋得看见鸡毛掸子都要流口水的我，现在嘴里居然说出这种话来，吓得外婆一哆嗦，忙把手压在我的额头上问哪里不舒服。

我躲闪着外婆那只慈爱的热乎乎的大手掌，在心里叹着气：难道还要让我说，不要杀那只老芦花鸡了，因为它和我同岁？那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尤其是小舅，岂不是又多了一条给他瞧不起的理由！

“你小舅这几天正琢磨一种新的烧法：瓦钵栗子鸡。你看——”外婆指着墙上一张写满了关于烹调的各种玩意的纸给我看（不知出于什么怪念头，他每次学烧一种新菜，总是郑重其事、不厌其烦地把配料、步骤及注意事项一一记在一张纸上）。临了，她拍了一下我的小屁股：“到时不怕你没胃口！”

唉，人老了怎么有时这么烦人呢！

最要命的是小舅，他做梦都想杀鸡，好不容易逮住一次锻炼厨艺的机会，让他收手，难度简直像徒手拦截一辆向山下狂奔的马车。

我决定找到那条没准可以让老芦花鸡活下来的证据。

星期天，我在大舅家那间充满樟脑味和古旧书籍气息的书房里，开始一本接一本地翻找。

大舅上班去了，要到傍晚才能回来。总想找人唠唠、火热心肠的大舅妈每五分钟进来一次，打探我这个心里没底的工程的进度。我被闹得像一只走一阵儿就紧一次发条的钟，最后累得想停都停不下来了。

傍晚时分，随着院门吱呀呀的一声响，大舅妈清脆的声音像一群沉寂了一整天应声而起的麻雀，把小院衬得立即热闹起来。“你快去看看吧，你外甥在找什么书呢，找了一整天了，眼珠子都快瞅出来了！”

我望着掀开门帘走进来的大舅，急巴巴地说：“大舅，我记得在一本书里，名字我给忘了，讲过老鸡是不能吃的，因为老鸡吃多了蝎子、蜈蚣，有毒。你给我和小舅讲过的，那天，在这儿，你就坐在这把瘸腿的椅子上，外面下着雨……”我紧张地说着，努力想找到一把可以开启他记忆之门的钥匙。

没等我说完，大舅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翻到其中一

页，递给我：“是这个吗？”

我辛辛苦苦地找了一天，把大舅家书里的蛀虫打扰了个遍都没找到，结果，大舅眨巴眼的工夫就给找到了。

我高兴得只会嘿嘿地傻笑，赶紧找了支笔，将它抄在本子上。

“要这个干吗？”

我应了句“有用”，一溜烟地跑了。

当晚，小舅的那张写着“瓦钵栗子鸡”的菜谱上，又多了这么一条：

鸡食蜈蚣百虫，久则畜毒，食之杀人，故养
生家鸡老不食。

——引自《明清笔记小说》

第二天，我一起床就先去看墙上的那张纸。

小舅上早课走了。在那张纸上，小舅将我写错的“畜”改成了“蓄”。这个混蛋，他只改了个错别字！

他压根没把我和我的意见放在心上。这个自以为是、没有一点儿人性的家伙，为了一次烹饪练习，竟不惜杀害一只跟了我们这么多年的老母鸡。如果日本鬼子来了，他